



百 态

《资治通鉴》中的治世智慧

□ 张国刚

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,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以其“体例严谨,脉络清晰,网罗宏富,体大思精”著称。作为宰辅和帝师,司马光编纂历史的宗旨绝不止于讲述历史故事,而是为了“资治”,他通过有体系地讲述历史上的政治兴衰和军事得失,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,以便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,提供历史的借鉴。

我们常说: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。”这一点固然没错,但司马光更强调“人君”,尤其要对家国兴亡负主要历史责任,重视人君的才能、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。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人担任领导人,就攸关事业的成败。他给新即位的宋神宗提出“修心之要有三”。今天读来,发现其实对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都有借鉴意义。

所谓“修心”,就是要加强思想与政治修养。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,“一曰仁,二曰明,三曰武”。

什么是“仁”?《资治通鉴》开篇关于“三家分晋”背景交代中,用倒叙法记述了公元前453年,赵、魏、韩三家联合消灭智伯的故事,说智伯最大的不足是“不仁”,并为此写了长篇的“臣光曰”,提出选拔接班人“德重于才”的著名论断。

司马光所谓的“德”,并不局限于个人道德,更偏重的是领导人的政治品德——



“仁”。什么是司马光理解的“仁”呢?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宋神宗的奏章中,司马光解释说:“仁者,非奴煦姑息之谓也。修政治,兴教化,育万物,养百姓,此人君之仁也。”

“修政治,兴教化”是指领导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,用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的能力;“育万物,养百姓”是指在国家建设中,做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,要为黎民百姓谋幸福,让他们看得见增长实惠。这是“大仁”,即人君之仁。这种仁政,给老百姓带来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小康,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富足、社会治理的和谐美好。西汉的文景之治、唐代的贞观之治,都是因为在这些方面上有上乘的表现而彪炳史册。

什么是“明”?乃是指领导的判断决策能力:“知道义,识安危,别贤愚,辨是非,此人君之明也。”

“知道义,识安危”,是对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,包括对事物性质属性的判断,对风险的管控。比如,刘邦在汉中,韩信提出“汉中对”,制定“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”,攻取关中,东向争霸天下的发展战略,成为刘邦建立汉朝江山的关键转折点。

“别贤愚,辨是非”,是对人才的识别能力、对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。唐玄宗重用李林甫、杨国忠,纵容安禄山,有多少人曾指出其中的危害和危险,玄宗却都置之不理。大唐的倾颓,不与领导人刚愎自用、讳疾忌医有关系。

什么是“武”?司马光说:“武者,非疆亢暴戾之谓也。惟道所在,断之无疑,奸不能惑,佞不能移,此人君之武也。”这里的“武”,不是粗暴蛮力,而是指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,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,还包括抵御各种诱惑、欺骗的能力。唐太宗说:“人主惟有一心,而攻之者甚众。或以勇力,或以辩口,或以谄谀,或以奸诈,或以嗜欲,辐辏攻之,各求自售,以取宠禄。人主少懈,而受其一,则危亡随之,此其所以难也。”领导者由于手中掌握权力和资源,各种巴结谄媚、讨好逢迎扑面而来,在为人处世时,能否不为所动,把持住自己,坚守原则和底线,这就需要“武”的品质。

取悦自己更重要

□ 姚瑶



纯属谣言

和几个朋友聊天,说起上学时最难熬的一段时光,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词:没有存在感。

在班级群里冒泡得不到回应,吃饭时没人同桌,去上课也没有室友同行……就连以前成绩最优秀、永远是众人焦点的小C,都感叹曾有一段黯淡无光的岁月。

这种状态的确非常折磨人。记得进大学时,我被分到了混合寝室。寝室的四个女生都来自不同专业,平时课程不同,自然很难凑在一起,和班里的同学似乎也错过了最佳交友时机,当别的同学成群结伴,相约看电影或一起参加社团时,我却像隐形人一样。

为了改变这种状态,我在键盘上指尖飞舞,在班级社交网络里进进出出,点赞、评论一样不落,甚至还故意打扮得夸张一些,想引人注目。

可是事与愿违,这些行动并没有为我带来任何改变。在怒刷了一波存在感以后,我唯一感受到的便是空虚。我刻意地求关注,却忘记了,取悦自己比取悦别人重要。

从那以后,对于别人是否在意我,我渐渐失去了兴趣。一个人的时间很多,泡图书馆、学弹吉他都可以。而当我醉心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,曾经令我烦恼的状态也悄然改变。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弹会一首曲子时,内心充盈的感觉;也记得自己在学校杯作文比赛获得一等奖时,同学们的惊叹。这并不是一个逆袭的故事,而是说,有些东西,交给时间就好,不必刻意去证明,你要做的,就是好好锻造自己。

正如美剧《生活大爆炸》里所说的:“或许你在学校格格不入,或许你是学校里最矮小、最胖或最怪的孩子,或许你没有任何朋友。但这根本无所谓!那些你独自一人度过的时间会让你变得有趣!等有一天别人终于注意到你时,他们会发现一个比他们想象中更酷的人!”

谈

看文豪们写考场作文

□ 张佳玮



每年的高考作文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题目出得正了,人们嫌呆板;出得偏了,大家嫌做作;引经据典,百姓嫌陈腐;结合时事,大伙嫌功利。其实考场作文,我们实在不必太当真。大文豪们写起考场作文来也故事不少。

宋朝时,士子文章交上去,都得匿名,怕士子和考官关系太好,给了高分。然而考官们不是笨蛋,也颇自律,有时还会矫正过正:欧阳修批卷子,批到一篇文章,好得太过分了,甚至传遍同僚,大家一起激赏。等欧阳修冷静下来,便思索:这么好的文章,一定是好朋友曾巩写的,如果老夫批他高分,一定会被

人说偏袒,还是改列第二卷吧。然而到最后一看:文章并非出自曾巩,而是出自苏轼。

像韩愈大才子,也有黑历史。他老人家考完后,回身一读自己的考场作文,甚为羞臊,几个月都羞答答,简直想否认那是自己写的东西,但回身一想,还是考场作文这体例太没劲了,明明是考试制度有问题嘛——还特意搬出司马迁、孟子、司马相如、杨雄、屈原这些心中偶像自我安慰道:这五位如果蒙了名字去参加考试,估计也考不中——这就像我们现在说:高考英语之难,美国人来考也考不好!

对普通人来说,题目出得太超前,人家真没法子写。晚清时,把拿破仑译做“拿破轮”,科举考试时为了显得新潮,出了个《项羽拿破轮论》,大概想把两位旷世名将来个比较吧。可怜有士子不通外务,真以为让项羽去拿个破轮子,上来就想当然,发了一句感慨,遂成千古考场作文经典:“以项羽拿破轮,是大材小用,其力难施,其效不著,非知人善用之举也!”

世 间

规矩的边界

□ 罗振宇

和一位老师聊天,说起他们单位最近发生的一件事。

他自己是学校的领导,有独立的办公室。这几年反腐倡廉,他这个级别的领导,规定办公室的面积是24平方米。

他的办公室面积多了一点,多了多少呢?不到一平方米。怎么办呢?单位派人在他的某一面墙边,贴着墙又砌了一道墙。这下好了,正好24平方米。

刚听到这个故事,我的第一反应是,形式主义怎么能荒唐到这个地步呢?劳民伤财,就为了这么零点几平方米。那位老师说,刚开始我也是这个反应,甚至觉得很愤怒。但是后来,他的一位领导说,得了,别生气了,这道墙就是在告诉你,任何规矩都有边界,规矩越严肃,边界就越是一步都不能让。

砌一堵墙才花多少钱,如果这堵墙能提醒你权力的边界,那就值了。领导说得有理啊。

有人说: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,都源于缺乏界限感。权力边界、规则边界、关系边界,都是如此。

史

《红楼梦》吃货指南

□ 刘晓蕾

史太君两宴大观园,刘姥姥吃了一口茄鲞,一脸不相信:别哄我了,茄子哪有这个味!再细嚼:虽有一点茄子香,但还不像茄子,奶奶快告诉我怎么做,我也回去照着做。

凤姐说:这也不难。把鲜茄子的皮削了,只要净肉,切成碎丁子,用鸡油炸了,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、新笋、蘑菇、五香腐干、各色干果子,都切成丁子,用鸡汤煨干,将香油一收,外加糟油一拌,盛在瓷罐子里封严,要吃的时候拿出来,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。听得刘姥姥喊佛祖:“倒要十来只鸡来配它!”

问题来了,按王熙凤的食谱能做出吗?还真有人试了,结果做出来的“茄鲞”并不好吃。亲口尝过北京红楼宴中“茄鲞”的邓云乡先生说,根本不是《红楼梦》里的食物,

倒像“宫保鸡丁加烧茄子”。

曹公笔下的美食,不是吃,而是美学。就如大观园,即使按图索骥重建,也未必就是大观园。

宝玉挨了打,想喝“小荷叶儿小莲蓬儿的汤”。王熙凤说:口味倒不高贵,就是磨牙了点,做起来麻烦。“借点新荷叶的清香,全仗这好汤,厨房里拿出几只鸡,另外添了东西,做出十来碗来。不如借势儿弄些大家吃,拖赖连我也尝个新儿。”

做这道汤要模子,一尺多长,一寸见方的银模子,刻着豆子大小的菊花、梅花、莲蓬、菱角,三四十样,十分精巧。薛姨妈表示“涨姿势”:你们府上也是想绝了,喝碗汤还要这个!她家是皇朝,也算豪富,但在荷叶莲蓬汤面前,也秒变刘姥姥。宝玉去看宝钗,吃

的是糟鹅掌鸭信和酸笋汤,是至今常见的南方小吃,很家常。荷叶莲蓬汤走的则是高端文艺小清新路线,关注的不是吃什么,而是怎么吃。

这很贵族。贵族就是林黛玉步步留心,时时在意,因母亲说过“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”;是一桌子人吃饭,旁边丫鬟执拂尘、漱盂、巾帕,一声咳嗽不闻,寂然饭毕;是门口有大石狮,有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看门人,还有簇簇轿马,刘姥姥要掸掸衣服,蹭到角门前搭话。

讲究到极致,就是话也不好说,吃也不好,茄子也没了茄子味。没有富贵生活经验的人,写不出这种格调。

富人也有富人的烦恼。

贾母请刘姥姥喝茶吃点心,有藕粉桂糖糕、松瓤鹅油卷,还有一寸大小的螃蟹馅饺子,贾母皱眉:“这油腻腻的,谁吃这个!”

生活在别处。所以,晴雯要柳嫂做“面筋炒芦蒿”吃,探春和宝钗商议要吃“油盐炒枸杞芽”,拿五百钱给厨房另做;湘云甚至烤起了鹿肉,脂粉娇娃割腥啖膻,宝琴也跟着凑热闹,黛玉肠胃弱,只能当围观群众了;刘姥姥第二次来贾府,吃好喝好临走还“拐”了一车东西,但平儿叮嘱她:下次把你们晒的那个灰菜干子和豇豆、扁豆、茄子、葫芦条儿各种干菜拿来,我们这里都爱吃。这趣味,妥妥的城里人向往农家乐。

曹公写茄鲞、写螃蟹、写荷叶莲蓬汤,写的是遥远的回忆,是对生活热烈而绝望的爱。